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婁春芳

尚書詳解卷六

宋 陳經 撰

禹貢 夏書

此篇俱述禹隨山濬川首尾與夫九州之界田賦之等土性之不同貢篚之所出奏之于上而藏之史官史官從而刪潤以為夏書若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是禹之辭若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乃作史者之辭然

禹治水在堯時而書謂之夏書者夏史所録故謂之夏書此書記事甚衆言貢而不及賦篚者葢貢乃夏時法制之總名民得平土而居懐報上之心以其土地之所出樂以供上雖謂之賦篚其實出于民之願輸而非上設法以取之也故名曰貢

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作禹貢

此夫子敘一篇之大槩洪水泛濫疆界莫辨不先有以别九州雖欲隨山濬川不可得也隨山濬川之功

未加則水患未除雖欲任土作貢亦不可得也此其言自有次第堯舜之前已有九州至禹始别之以復其舊如濟河惟兖海岱及淮惟徐州之類九州之疆界既辨始得以施功故隨山以刋其木濬川以深其流水之源出于山故先隨山而後濬川道之而始至海則民得平土而居可以任地方所出而作貢不廢其所有不强其所無此任土也鄭康成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

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其所出之穀而任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言作貢取下供上之義以是知即在九等田賦之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先王取民有制豈肯于田賦之内别有貢耶此篇載治水為詳

而書以貢名者因制貢可以見水土之平也又以見聖人取民與斯民所以樂輸之意為重他篇皆言作某篇而此篇不言作禹貢者因上文有任土作貢則不復言作矣如仲虺作誥則不復言作仲虺之誥微子作誥則不復言作微子古人作文之簡如此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先言禹治水先定之規模天下之事此定其大體其間纎悉委曲又自此而推之孔穎達云左氏云舜舉

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與稷單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模設法乃使佐之之人分布治之于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于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氏云必隨所過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觀其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意也孟子曰三過其門而不入門猶不過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敷布治之竊意禹在當時隨山刋木通道相視地形講究利害所自譬如醫

者用藥先察脉理某處當補某處當汗然後一用藥而疾可愈高山猶五岳之類大川猶四瀆之類奠定也論其疆界則若兖州專以川荆州專以山論其一州大畧若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川三江之類皆奠高山大川也其規模大要先定也

冀州

孔頴達云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流下當從下而泄故治水者皆從下而始冀帝都于九州近北

故首從兾地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西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至高故在後自兖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州之水從揚而入海兖州在兾東南兾兖二州水各自東北入海兾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兾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兾起而次治兖若

使兾州水東入兖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水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梁先山後川徐雍先川後山兖雍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兾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畧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東坡曰堯時河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兾兖為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兾故禹行自兾始次兖次青徐

四州治而河患衰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餘患或者以前二說未盡謂九州特紀其疆界而治其先後之序則自導岍及岐以下是也葢水勢未嘗不自上而下切意禹之行既自下而上從東向西因其下流隨其州而先治之及九州既畢功方見得衆水之原因記水所自出與向來加功之處未必是先導河使入于海已畢又導江使入

于海如此不亦勞乎諸家之說皆兩存之此州不言疆界以餘州所至可見兖言濟河自河以東也豫言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言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冀州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于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在其西曰西河自華陰折而東流豫在其南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而北流兖在其東曰東河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冀州之境也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

又況王者以天下為家冀乃帝都不當以山川為界若他州也職方所載以方為界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皆指州之王都所向之方而言況于王都混同于其間無所辨别河南曰豫州非特不能别王都之所在乃并與九州所正之方無所别與禹貢異矣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載言始有事也東坡云敷道修載敘乂皆治也孔頴

達據漢先儒所載山川地理附益以班固地理志謂

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蕭何入關圖籍先收則圖籍

皆在漢孔君身爲博士必當具見其山川必是驗實而

至班固據漢山川必得其大槪壺口在冀州梁岐在

雍州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

夏陽縣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師古曰岐山即

今岐州壺口在河之東梁岐在河之西壺口西至梁

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北三山脈本相貫禹于壺口之西梁岐之東鑿爲龍門以通河此所以施功于此三山因以治之作書者因其施功而述其事不得分言之于雍州何以知禹鑿龍門爲分此三山以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即梁山也而言逾于河又言壺口雷首是知此山雖鑿以通河脈猶相貫然則禹鑿龍門以通河安得謂之行其所無事蓋禹之行其所無事者豈得全無所事鑿其所當鑿

皆所以順水之性也龍門狹隘不能通河流故必鑿之使通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即晉陽也漢以為郡下文云至于太岳岳陽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南有霍太山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曾氏曰太原汾水所出太岳之南汾水所經禹導汾水故也職方曰其浸汾潞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河内郡有懷縣在河之北漳水横流入河曰衡漳衡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清漳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此二水相合横流入河也曽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以注之地之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横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横矣禹自覃懷致功遂逾太行而北既得漳流導之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治道則亦害于河流

故也禹自壺口至衡漳皆治河流之害與別流之入于河者下文導河積石以下載河流之大概其委曲見冀兖等州禹之加功見三處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治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至太岳之水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治則下流通而入于南河矣既治覃懷之水則至于衡漳之水入于東河矣此皆審其利害所在規模簡要不煩也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水退可以制貢賦之法矣然制貢賦必先辨其土性與色土性不同所宜之穀亦異如職方荆揚宜稻兾雍宜黍稷之類因所宜而教之播種則所收亦多然土壤之宜有二曰黒白之類其色也曰墳壤之類其性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柔土亦曰壤唐孔氏云壤是土和緩之名兾之土色白而性壤雍州則黄壤豫之惟壤不言色葢州内之土不純一色也既辨其土宜則九等田賦可得而定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制輕則貊重則桀不出于什一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之賦稅計其所入之摠數而多寡比較有此九等非是取于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孔頴達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為雜雜出第二等之賦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工有强弱收穫有

多寡摠計以定差錯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言第一之賦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錯而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中下下上本是異名故變文言下上上錯梁州言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

出故言三錯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雜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或説云九州之賦疆理其地者以其田授農夫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矣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九等之差不可易又有錯出于他等之時者葢歲有豐凶水旱不同時有所蠲以利民是以所入之摠數自有增損多寡龍子曰治地莫不善于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此言以救戰國之政則可若謂禹之法不善則何爲又出于他等之

時是凶年無取盈之理意者後世不善用取必于每歲之常所以為弊本朝太宗平河東制為和糴之法時斗米千餘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和糴不改遂為河東世世之患夫謂河東和糴為弊政則可謂太宗之法不善則不可其說恐或然歟田中中等五等九州之田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曰土據人工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土所以異名也田之高下既分

九等則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葢田有高下

逐畝所收之多寡則其税賦所入揔數自不同不可

以田之高下而凖之兾豫荆揚則田畢賦高青徐梁

雍則田高賦畢兖則田賦適當荆之田賦所差五等

雍之田賦所差亦五等所以如是大遼絶者葢水旣

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地闗

地有先後人工有修否不可得而均所以賦入與田

之等級如是懸絶也餘州先田後賦兾州先賦後田

孔頴達云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于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于它州一説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以自治併與場圃園池漆林之類而征之而周官載師之所載則非盡出于田賦故其文屬厥土之下餘州即田之賦也貢篚之制它州言之此獨不言鄭氏云此州入穀不貢下

文五百里甸服是謂天子治田入穀不獻貢篚一說云天子之封內無所事于貢東坡云田賦所出粟米兵車之類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下貢而多賦耶推原東坡之意蓋冀爲天子之都事事皆出于此所以重賦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相等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言其功之成在冀州田賦既定之後不與至于衡

漳文勢相屬一說云豈以山川岩險戎狄所居不足定其賦乎亦未可知也恒水出恒山上曲陽東入滱水衛水出恒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沲大陸鉅鹿縣北河患既平二水方從故道大陸始可耕作曾氏云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逺大陸地最卑而二水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島夷者海曲謂之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也食鳥獸之肉而衣其皮此本性也遭洪水不得以遂其性今得衣皮服明水害除

也碣石地理志云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故安國謂碣石海畔山碣石在海之北海在碣石之南而河又其南也禹行河逺至兾州之極盡處然後自海入河遡流而西以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山乃挾掖之右此記山川形勢所在也禹每定一州其土色貢物包篚以至于山川之迹戎狄之事無不入奏以審定利便也或説云九州之末皆載通帝都之道葢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可至使諸侯朝貢商賈貿易雖其

地甚遠其輸甚易葢以冀州三面距河建邦設都之意誠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每州皆言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青揚二州不言達于河葢兖言濟漯達于河故青州因上之文直云達于濟葢由濟以至河也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因上之文直云達于淮泗葢由淮泗以至河也古人作文之簡如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葢在冀州之北遠于帝都之地或有舟楫以入帝都必導海以入河本朝都

大梁所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閩蜀而來者導于汴河自京西來者導于蔡河自山東而來者導于五丈河凡欲至京者皆以達河為主

濟河惟兖州

禹治冀州水畢遂東行治兖之水此以下八州皆以山川定其疆界孔安國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唐孔氏云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兖州之界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州之界

既定則風土所宜田賦所出可得而考矣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河自大陸之北分為九道大陸在冀州九河在兖之界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爾雅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漢武帝時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

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許商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也孔頴達云謂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胡蘇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往

徃有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吕填閼八流以自廣鄭氏葢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大抵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捐數百里之地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不忍捐數百里之地所以多河患九河之道禹之前已有之至是疏達之使從故道雷夏澤名舜漁雷澤是其處也在濟陰西城縣北灉沮二水河未復故道則澤不為澤今河既道則雷夏之水可

得而儲蓄陳氏云雷夏之水昔嘗散漫至是而聚川
欲其行而不可使之湮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
道之而行宜澤而不聚其為害無異河既導澤既陂
然後二者各得其宜灉沮二水各會同于雷澤周希
聖云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為喻然此
州治水畧不及山則知兖多平地寡山河患為甚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兖之水患既除宜桑之土可養蠶之而民得降丘宅

土趍桑蠶之利矣蠶性溫柔惡濕故也兖州尤宜蠶
向也避水害故就高丘今則降高丘而居平地諸處
皆然何獨于兖言之此州寡山而夾兩大流之間遭
洪水其民尤困水害除而降丘宅土以其免于厄喜
而記之也土色黒而性墳起論草木則草茂而木長
禹之功不特人而得其利雖草木而遂其性也九州
惟兖徐揚三州言草木唐孔氏曰以土地高美異于
他州田非上上以其下濕說者以為不然九州之勢

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之地草木爲宜至于東南卑濕種藝誠非所宜此三州勢居下流洪水爲患草木尤不得其性至是而繇條漸苞以見草木遂其性而水已退此非偏宜草木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中下田第六厥賦貞孔安國謂州第九賦與九相當其說謂此州治水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第九是下下之賦也不若東坡之說云貞正也賦當隨

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葢必有故如向所言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六作十有三載乃同孔頴達云作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以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于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

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十三年内皆禹治水施功
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
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因其說考之兖
河患爲甚故後于他州禹治水則舜歷試三年堯乃
禪位以禹成功也舜受堯禪乃始廵守始分十二州
使水未平能爲此乎頴達之說爲有據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漆林可以爲器用絲與織文可以爲衣服織文錦綺

之屬此兖州所產人工所長貢于上也有貢又有篚乃貢内物實之于篚經云厥篚玄黄是也八州之貢荆揚為至多兖雍為至寡各因其地之所宜不强其所無也雖有或多或寡皆得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兖每歲常賦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禹因以定其所出使後世不得增損責其所無求所難得若後世求金求車漢唐以來荔枝之貢甚為民害豈禹之意哉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師古曰浮謂舟行水漯水

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文

自漯入濟入河以通冀都孔頴達云徐州浮于淮泗

達于河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達

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

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據越也海安可言越頴達

謂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而遼東在海外

猶在青州之境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禹以高山大川定九州之界萬世之下雖有更易而禹之所貢者皆可考至于爾雅不言青州是青并于徐職方氏不言徐是徐并于青也嵎夷即堯典之宅嵎夷東方極地也既為之封畧矣為之封畧者恐其猾夏之變九州如冀揚之島夷青之嵎夷梁之和夷徐之淮夷此是數州之境界于要荒之地故有蠻獠之民雜處其地如後世蠻洞

羈縻州郡者是也禹貢敘治水之績與貢篚之屬則并及之以見成功無遠邇内外皆得其利也孔頴達以嵎夷和夷萊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鳥夷爲狄名恐未必然春秋時諸侯之國亦有夷狄種類在境内如泉皋陸渾之戎在伊洛之間皋洛氏在晉絳之間此類多矣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此故道也故曰其道禹治水但言既載既修底績既從

既作既道既澤既畧其道其乂其藝既豬既入底定而不言治水之由葢治水之法前此已言之矣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但言其成功直敘之而自顯也青州既近海不當衆流之衝葢河濟之下流則兖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江漢之下流揚州受之此州施功惟濰淄二水比于徐州為易故二水其道而地遂可以制貢矣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上

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起海濵之土則鹹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海畔迥濶地皆斥鹵故言廣斥復舊性也管仲輕重漁鹽之權以富齊因此地也田第三賦第四濵海雖斥鹵不植五穀而與海相去逺處不害其為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即廣斥之地所出絺細葛錯雜非一也海物魚之

類瀕海之地所出故貢之宜桑故貢絲宜麻故貢枲以金則産鉛以木則産松怪石石之似玉者此數物皆出于岱山之谷葢其所出有至美之地者必指其地而言之如嶧陽之有孤桐三邦之箘簵楛也禹貢之書垂法將來所貢無非服食器用怪石非服食器用何以貢之意當時制禮作樂有資之以為飾者非徒為玩好之具漆器雕俎諫者不止而為人主可以玩好而責貢哉萊夷地有夷人也夾谷之會萊人以

兵刼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此東萊有夷也水退可以牧牛馬作牧者可以放牧也萊夷人以畜牧爲業射獵爲娛故從其俗而言之檿山桑也其絲中琴瑟之用此萊夷所出効臣子之義故貢之以見因作牧而後有

浮于汶達于濟

此青州入河之路不言入于河上兖州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此但言達于濟順流曰浮以水入水曰達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至西南入濟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内武徳縣入河下文導沇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二水相通故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境北接于青故以岱言之南接于揚故以淮言之此篇所載地理極有法不但兾州不言境界以餘州見之八州亦然夫一

州之境必有四靣今所載但及二靣是其所不載者已互見于鄰州之間觀之者可以參考淮水出桐柏其源遠矣而徐受其害故禹加功而治其下流既喜其乂故如此記之沂水出太山葢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泗不為害而沂為害亦加功焉夫水不加功而順導之令自然行于地中則曰道加功以通其所不通則曰乂蒙山在太山蒙隂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即此蒙山也大野

澤名在山陽鉅野縣北水所停曰豬東原郡唐東平郡廣平曰原淮沂二水得其治則蒙羽始得以耕種大野之水既有所停則東原底平則是水之流止與地之險易無所不見矣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此州有二種而同色埴土粘也周禮有摶埴之土墳起也漸進也包叢生也土與草木皆復其本性矣田

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與之使歸其國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之義韓氏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黒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徐州備此五色故貢之前言赤埴墳此言五色大抵此州

土赤色者多青黄黒白僅有之羽山即蒙羽其藝之羽
嶧山在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此泗水出濟隂乗
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夏翟雉也其羽中旌旗
之飾孤桐特生之桐中琴瑟之用浮磬用為編磬石
在水傍水中見石若石在水上浮然貢石而言磬為
此石宜為磬以此三者其材可以為禮樂之用聖賢
所以取物者必有其地必擇其材非徐州皆出此三
物也故有其地若夏翟必出于羽之谷若孤桐必出

于嶧山之陽若浮磬必出于泗水之濵此取之有地也非羽畎嶧陽泗濵所出此三者皆可用也故擇其材若翟必夏翟以言五色之備桐必孤桐以其生之特磬曰浮磬以其若出水之上此擇之因其材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桐之生以其向日者爲貴詩有淮夷來獻其琛淮上之夷也蠙蚌屬出珠玄黑繒纖細縞白繒孔安國云玄黑繒縞白繒纖在中明二物皆細此五物皆淮夷所出故或貢或篚以効誠于

上非堯科别其名使之必貢也經曰四夷咸賓畢獻

方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泗入河必道于汴此故道也世謂隋煬帝欲幸維

揚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東坡云謹按西漢書項

羽與漢高帝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

楚文頴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

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魏武與

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之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下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小大當不減于今又

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歳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吴王夫差開渠通水與會黄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今徐州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自海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矣東坡考據甚詳然或考汴水時有湮塞隋帝豈亦濬其湮塞故世説有自云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南距海則今之閩廣皆在其中彭蠡在豫章彭蠡縣東唐孔氏云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蜀都賦云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冬月居此彭蠡之澤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泛濫不辨今也水退陽鳥亦得

其性而安處焉鴻鴈秋來江南皆然奚獨彭蠡其意
謂鴻鴈來南至彭蠡而止今極南五嶺外不復見鴻
鴈矣三江既入東坡云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
入于彭蠡而東至于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過九
江會于彭蠡以入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
為漢過三澨大別會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
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
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會于彭蠡則三江為一至于秣

陵京口以入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中曰北者以味别之也葢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禹之叙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流為滄浪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滙為彭蠡安能出為北江以入海乎知以其味别也禹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導江至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為滙為彭蠡矣安能自别為中江知以其味

別也漢為北江岷山之江為東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為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特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安國謂自彭蠡分為三江入震澤為北江入于海葢安國未嘗南遊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震澤決不足以受三江之

水此東坡以所見考之為詳也先儒或以為南江從會稽吳縣中江從丹陽蕪湖縣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入海或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或以為岷江浙江松江或以為自義興自毗陵自吳縣此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别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知一江合流而異味則雜支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今京口之江視數江猶畎澮禹不應遺其大而數其小也東坡

以味別之說猶為精確又曰今金山少北取其中水味殊絶輕重亦以異葢蜀江江所為出也余因而推之按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吴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二缶曰此惠山泉也文饒以此罷水驛味別之說古今皆有此理不誣矣會稽吴縣有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吴南大湖名太湖蓄水南方名曰湖按職方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

湖五湖即震澤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論其澤謂之藪篠簜既敷竹之小者曰篠大者曰簜敷布而生少長曰夭喬高也草木至此遂其性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塗泥卑濕也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揚州田比九州最下品賦乃出第七或第六人工修也在堯時揚州賦止如此自漢以來歲漕關東八百萬粟以給中都六朝建國盡在建業至唐取東南之賦尤重軍興

取給于江淮秦少遊云今之所謂沃壤莫如吳越閩蜀一畝所入比它州數倍則知後世人工倍加培植灌漑之功至雖以下下之田猶為沃壤況其上之數等哉卹農勸耕勿加苛擾使之盡力于土地其為國計豈小補哉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即金銀銅瑶者玉之次琨者石之似玉篠者竹

之小簜者竹之凋節齒者象牙詩曰元龜象齒革謂犀革傳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羽謂鳥羽南方之鳥有孔雀翡翠之羽可以為飾毛謂牛毛西南夷旄牛可為旌旗之飾木謂楩楠豫章南海島夷以草為服葛越是也北方極寒故冀之島夷皮服南方極熱故揚之島夷卉服亦非所貢唐孔氏云島夷皮服是夷自皮服非所貢也島夷卉服言夷狄得遂其本性耳厥篚織貝則南方之夷自効臣子之義以織貝為貢

篚亦如萊夷之檿絲也鄭曰詩言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乃織是貝文成矣此說是也蘇氏謂南方織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是小曰橘大曰柚師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酸橘柚不耐寒故包裹而貢錫貢者待錫命而後貢非金三品齒革之類為每歲常貢防人君于口腹之欲而有偏嗜以勞民祭祀賓客之用則可蘇氏曰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可常用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

如漢永平唐天寶茘枝之害矣故皆錫命而後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以水入水曰達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由泗入河不言達于河因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之後亦猶青州達于濟禹時未有入淮之路故順流入海然後自海入淮至春秋時吴王夫差掘溝瀹濟漯而注之海矣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江又有通淮之路其說可疑故兩存之以待能辨之

者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孔安國曰北據荆州南及衡山之陽舊有三條之説北條荆山在馮翊懐徳縣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東坡云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為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為豫州以地理考之北條與河相去甚近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曽氏曰臨沮之荆陰

為豫州陽為荊州此說是也豫荊二州皆以荊山為界猶青徐以岱為界也此荊州北至荊山南過衡山以徃孔頴達謂衡山是大山南無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江漢二水發源梁州入海實在揚州禹于此而施功已有朝宗之勢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唐孔氏曰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天子假人事而言之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也九江孔氏云

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地理志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曰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稟江提江淮江皆謂江水至是分為九鄭康成云九江從山溪所出也如此說是九江各有源不與大江同孔穎達謂江以南水無小大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别解世代相遠難以指定以經意考之當從孔安國之說孔殷言甚得地勢之中也沱潛既道據地理志及鄭氏皆以

荆梁二州皆有沱潛東坡按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尾入沔此荆州沱潛也蜀郡郫縣及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頴達云孔安國為武帝時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葢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亦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以二孔氏之言考之則

味別之說古人知之久矣梁荆相去數千里非以味
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雲土夢作乂據左傳昭公三
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公四年楚昭王寢
于雲中此澤即一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地理志南
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
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
者司馬相如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澤跨江南
北每處有名王氏之說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

非特土見而草木生之人有加功乂之矣是以澤爲二處王氏如此說謂勢有高卑雲之澤則土見夢之澤可以作乂不若從先儒孔安國之號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地頴達見安國之說謂土字在二字之間葢史文兼上下東坡云古語如此今考漢志曰雲夢土孔氏之說勝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此州土與揚州同田第八賦第三蓋培糞灌溉之功至也羽毛齒革金三品與揚州貢同而次第不同者頴達云以善者為先薛氏云以多為先然二州之貢特其文勢自不同爾必以善者為先則梁州鐵先于銀豈銀果不如鐵乎杶似樗而大者柏葉松身曰栝杶栝柏三木之名榦柘也為弓榦考功記云工人取榦之道以柘為上是也揚州言惟木不言其名此州

特言名者揚州所貢之木不可勝名此州所貢止于此耳礪砥皆磨石砥細于礪砮石中矢鏃丹砂也箘簵美竹楛木名三物皆可為矢三邦漢孔氏云三物皆出雲夢澤近澤三國常致貢是也厥名擇其所産之至美有名者而貢之據荆揚所出之物大抵中原所資以為兵器之用昔文公謂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葢中原所出者不得如此二州故必資之為用包匭菁茅漢孔氏以包

為橘柚非也菁以為菹周禮菁菹鹿臡茅以縮酒二物所在皆有貢于此州以所産之善者記曰籩豆之薦水土之和氣也葢祭祀先王必得九州之美物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茅自古用包匭匣也既匭匣之外又從而包裹之以祭祀之用尤致其潔不敢輕也厥篚玄纁璣組爾雅曰三染謂之纁絳色也此州善染玄纁之色璣乃珠之不圓者組乃綬之類實于匣以貢大龜即元龜國之寳也出于九江尺

有二寸曰大龜國有大事則卜之其龜不可常得必

蓄之以待上之錫命然後納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此荆州入河之路順流而下曰浮自江而至于沱自

沱至潛自潛至漢捨舟陸行以越于洛自洛入于河

河在兾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

孟豬

此州界西南至荊山荊山之南則荊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即冀州也葢豫在荊之東北冀之南以荊河為界禹貢它州未有止言其地荊豫言荊青徐言岱使豫州不言荊山則北之至河者在河北故言南至荊山則北之至河者自知其為南河矣東坡雖指為北條荊山復自疑其去河甚近意謂荊州既言北至荊山則豫之南境從可知殊不知河勢延長若南不定其所至則烏知北至河之為南河乎況北條荊

山在河之西雍州之内地不當以為豫州之境也伊洛瀍澗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地理志云伊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谷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頴達謂熊耳在陸渾縣西冢嶺在上洛縣境之内沔池在新安縣西谷城潛亭北此即河南境内之北山志詳而傳畧

所據小異今據經文導洛自熊耳與岷山導江文勢相先後不同則是洛非出熊耳山但其導之自熊耳而始也下文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澗瀍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也滎波既豬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葢洪水之時此澤之水動成波浪今則豬蓄而不泛濫矣滎澤即滎陽也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沇水東流謂之濟濟水潛行地中自河而溢出則謂之滎在河南

也春秋閔二年衛狄戰于滎澤杜預注此滎陽當在河北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在河北孔頴達乃謂此澤跨河南北以經文考之濟水溢爲滎是在河北爲濟河南爲滎今河北亦謂之滎澤豈堯時北爲濟至春秋時以滎發源自濟亦以濟爲滎乎導菏澤被孟豬安國謂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河東北頴達以地志考之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有菏澤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

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求其說而不得乃為之辨曰郡縣隨代易名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東坡則曰汎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為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其說逕直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有也水盛乃覆被之猶弱水出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也此言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職方作望諸其實一地職方青州

澤藪曰望諸者葢職方之青州在豫之東故得兼有

孟豬之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

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無塊曰壤壤壚疏也亦曰黑也地之高者其性則壤地

之下者則墳壚土有高下如青州曰厥土白墳海濵

廣斥是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以土性之美人

工之修故也九州之賦言錯者四如冀如豫如揚梁

說者謂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荆所入之賦各得其常數惟此四州有豐凶之年故其賦雜出它等其所以出它等者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為此九等之差也冀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荀冀州有豐荒水旱之歲其賦有減除則反出于豫州之下于是豫當為第一冀當為第二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苟揚州遇樂歲有豐衍而梁出于第七則揚州故出第六如是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于第九則于兖州相

形必有强弱于其間故揚州厥賦下上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兖州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皆彼此相形為高下餘州雖無有錯出然以意逆志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漆林枲麻絺細葛紵師古曰織紵為布及練周官載師漆林之征周官以為征此則貢者周之時豫在畿内故載師掌其征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兾州所以不言貢之意纖纊細綿也治玉之石曰錯治磬錯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錫

命而後貢之不常用之物懼其勞民也揚州先言橘柚後言錫貢此州先言錫貢後言磬錯者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與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豫之去帝都甚近浮洛即達河此河即南河也

華陽黒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拒黒水頴達云職方氏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是華山在豫州界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爾不得有其山陽者謂此州之西雍之境也職方不言梁州顏師古曰省徐州以合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郡西漢水所出自江别出為沱自漢别出為潛二山已有種藝在江漢之水得其治矣沱潛亦得從其故道江漢之水歷二州界綿亘數千里然後至揚州入海經于此州曰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荆州曰江

漢朝宗于海沱潛既道揚州曰三江既入水之首尾源委可知矣蔡蒙二山名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旅祭山也平爲治功畢也和夷西南夷也亦已致其功而水患平矣禹貢諸夷或言于制貢之後或言于制貢之前葢帝者之于夷狄來不拒去不追或内而同中國之朝貢受命于天子則爲之制其田賦如青之嵎夷梁之和夷是也或不能焉或嚮風慕義獻其方物而已則亦使貢其方物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是也

梁州之水其受害者只四處故禹特舉其大槩他州

可以類推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

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

于渭亂于河

黎黒也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等璆美玉也

鏤鋼鐵也可以鏤物砮與砮丹之砮同磬石磬也徐

州貢浮磬此州貢石磬豫州言磬錯則知當時樂器

磬為最重其聲尚角在清濁小大之間為難和者也
夔曰擊石拊石不言金與絲竹可見聲之難和制貢
尤詳也熊羆狐貍四獸以罽曰織以裘曰皮西傾山
名在隴西臨洮縣東南桓水出焉因桓是來浮于潛
自潛入沔泉水始出山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
行為漢孔安國曰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東坡曰
沔在梁州山南渭在漢州山北沔無渭之道按前漢
書武帝時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

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絶水百里故曰逾于河葢時通渭褒爲沔也其說有據計沔在渭南五百里故自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逾字當在渭字上今加沔字上向也自荆入河則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謂自漢陸行至洛也逾字在洛上今自沔洛行至渭而逾字不在渭上古人之文體不

可執一而言自渭至河絶流入河也横渡為絶
黒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
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
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孔安國曰西距黒水東距龍門之河顈達謂雍州之
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黒水王肅云西據
黒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雍梁二州皆以黒水
為界顈達謂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

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黒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
黒水而後西河其説為當河在雍之東境而曰西河
者龍門在冀州之西河自積石東北流自中國折而
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丕又折而北冀州帝都界
三河之間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
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河相對而為東西曰東曰南
曰西皆自冀州而言濟河惟兖此東河也在冀州之
東荆河惟豫此南河也在冀州之南黒水西河此西

河也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有此三河其實一河也弱水不能載物故導之西流地勢西高東下水性皆東而此水獨西亦其性也禹行其所無事不于水性之外别有增損于其間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修其教不變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商鞅變法以成富强是欲弱水之東也涇屬渭汭禹導渭水併及此水下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數水脈絡相貫而渭水為

大併入于渭以入河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涇屬渭汭詩曰涇以渭濁是涇水合渭之流屬附也及也水北曰汭人皆以南面望水則北爲汭涇水自南入渭也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漆沮二水名渭水之大受涇水漆水沮水灃水故涇水自涇陽縣來入渭漆水自枝山縣來入渭灃水自扶風縣來入渭沮水自北地來入渭惟此四水皆入于渭乃得其性曰屬曰從曰同實一理也荊岐二山洪水時祭

祀已廢今水退可旅祭雍州地東距龍門之河當河流之泛濫未折之而東雍州亦被害及禹施功于冀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梁岐在雍州此二山實河之所經河既順流而東則是治河之害既載于冀州故經序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既西渭合衆水以入河其功畢矣故自荆岐既旅而下遂言平地川澤已有成績也荆山即北條荆山非荆及衡陽之荆孔安國云荆在岐東終南惇物鳥鼠三山相為首尾

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扶風武功縣之東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考揚州與雍州可見秦都長安號為百二之險以其山多也孔頴達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其說是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在豳國之地即此處豬野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即此豬野也從原隰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三危既宅三苗丕

敘舜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昭公九年左氏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注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舜竄三苗在洪水未平時舜擇其惡之尤者投諸四裔更立親近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既平三危可居則三苗之種族得其次序以此知舜之逐四凶未嘗有疾惡之心必欲使其大有次序安其居止無憂愁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仁心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此州之土色黃而性壤田第一賦第六孔頴達云此與荆州田賦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州

境濶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
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其後更立其等
此非永定也此説是也球琳者皆玉名琅玕石似珠
者九州惟雍所出物色為寡乃知禹治水之後其于
貢賦濶畧簡易如此者憂深思遠不肯貽禍後世以
啓昏主之侈心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在
金城河關縣西南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内積石非河
之源乃河之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

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孔安國謂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北禹鑿以通河也會于渭汭孔安國云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孔頴達謂從河入渭禹白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界諸州之末惟言其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不若從東坡之説云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如此則言是會渭汭之水

以入河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織皮說與梁州同師古以為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為二國并崑崙析枝為四鄭玄云以渠搜為一不若從師古之說此西戎之三國也所貢者織皮言西戎即敘則又不止三國矣禹之功不惟及中國雖夷狄亦得其利焉黑水弱水決之而西歸于南海則西戎之國免昏墊之患禹以四海為壑是也東坡云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

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大意與三州無異葢言西戎即敘而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云有顛倒詳畧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以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敘禹貢者曰禹别九州隨山刋木任土作貢此一篇之大槩也自冀州既載壺口至于西戎即敘為别九州自導岍及岐至于敷淺原為隨山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于河為濬川自庶土交正而下為任土作貢其間治水曲折田賦貢篚通道帝都又各隷于逐州之末矣前後之相連首尾之相貫則無所考據故于導岍而下言山之首尾導弱水而下言川之原委也孔安國云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顓達謂上文每州

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絶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治水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如漳水潞水汾水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衞滹沱滱易近恒山石林先生云周官言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則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今以經文考之下文言入于海則先儒與石林之說不誣

矣導山導水皆始雍州者葢天地方形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自西北傾東南然傾東為甚而南次之水之性萬折必東是以山之脉自北而東少趨南焉而水之原出于山所以俱自雍州始也前輩諸儒如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導岍以下為北條西傾以下為中條嶓冢以下為南條地里志亦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説若鄭康成云又以

為四列康成疑岷嶓雖同在梁州而異處故以此條為正陰列以中條為次陰列而分南為次陽列正陽列東坡亦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連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皆有三條之說鄭玄以為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條之山自嶓

冡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脈而何以此觀之地脈之說古人知之詳矣導岍及岐此以下乃北條荆山正陰列也岍岐皆雍州之山岍即扶風吴岳山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左馮翊懐徳縣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皆兾州山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霍泰山即岳陽是也底柱在陜縣

東北形若柱也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太行在河内山陽縣西北常山在恒山上曲陽西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此北條山首起岍岐逾于河正龍門西河謂此處山脉不絶河不能間斷既絶河又為壺口雷首及太岳皆河東之山也又為底柱析城王屋自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又為太行恒山碣石迤邐東北入于海而止是此條山首起岍岐碣石為尾而衆水皆入于海矣孔頴達曰太

行去恒山大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漢孔氏則以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于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中條之山次陰列也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河之所經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是三者在雍之南山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熊耳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此四山接華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中條之山首起西傾至陪尾為尾其脉相連屬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安國言水之所經鳥鼠渭水所出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于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别

此南條荆山而析為次陽列也在隴西縣梁州之山也荆山乃南郡臨沮縣之荆山內方在江夏竟陵縣

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陣自小别至于大别二別皆在漢上荆山内方大别荆州之山也南條次陽列也首起嶓冢大别為尾其脈相連如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南條荆山析而為正陽列也岷山在蜀郡梁州之山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荆州之界也敷淺原即豫章歷陵縣南博陽山在揚州之界禹既導嶓冢至于大别而止復自岷山導

之至于敷淺原而止隨山之功畢矣孔穎達云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别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别相接由江水所經别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鄭氏分為四列者葢以岷山而下諸山在大江之南内方大别之類在江之北不得同為一脈而導之雖岷山之山不言導而理不可與内方大别同為一條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衆水大槩岍岐之列河水所經故首于雍州至冀州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故首雍州至豫州

嶓冢之列漢水所經故首于梁州至荆州岷山之列江水所經故亦首梁州至荆州其他衆山可以類推矣九州之山獨記雍冀梁豫荆揚不及青徐兖盖三州皆在河東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山惟岱兖州無山此三州水惟河則不必隨山也導岍及岐之末言入海其餘或曰至于陪尾至于大别至于敷淺原不言入海者盖岍岐所導之山自西而東自東而北山脉未絶至碣石而止則已近海矣彼西傾嶓冢岷

川者皆以導為言弱水水之無力在衆水為至異也
故衆水皆東而此水獨西觀柳子愚溪對可見弱水
黒水之異合黎孔安國謂水名在張掖郡流沙即居
延澤流沙是合黎水所鍾之地故得溢其餘波以被
于流沙

導黒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孔安國曰黒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據
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

也武帝元封二年始爲郡郡内有滇池縣縣有黑水池不知水之所在酈元水經謂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南海豈黑水發源張掖伏流地中歴滇地以入南海乎何爲滇地有其祠而不見水也張掖燉煌皆在河北黑水過三危山入南海豈得越積石之河哉顔達云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此水得越河而南東坡亦云三危至南海不知其幾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葢從此

山之列其山脈所至去海尚遠故不言入海下文導水所載則入海之導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以二山皆在雍以岍岐見之言導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以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此史之省文也竊以天下之勢猶人一身山川猶人筋骨水猶人血脈以一體而分四肢以一臂而分五指筋骨雖相連屬血脈雖相貫注而支分派别不同醫者必隨其所苦之處而治之或有三條或有四列安知其非一體而分四肢歟北條

之山或自岍岐而起或自底柱而起或自太行而起安知非一臂而分五指歟岍岐之言山逾于河岷山言過九江則知禹于山川地脉察之熟矣至唐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北紀所以限戎狄南紀所以限蠻夷隂陽家亦有山水之說豈非有所本乎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自此以下言濬川之事也導山之首尾既具于前則

濬川之首尾豈可闕禹不特為當世計葢欲使萬世知山川首尾如此在山則不可絶其地脈在川則不可絶其故道孔穎達云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西流故先言之黒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洛以淮渭與濟俱入于河故後之計水亦

多矣此舉大者言爾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出于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自積石起矣漾江先山後水淮渭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又淮渭畧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自此山欲使異于導河故加自字緜之治水謂之洷洷者拒而洷之也禹治水謂之導導者順而導之也孟子言行其所無事故經言濬

徑入南海不勞人功之修治也且弱水黑水即決之塞外則是注之南夷之地可以無恤矣然禹之心視華夷之民無此疆爾界雖塞外水亦必順導之使入流沙入南海蠻夷之民無墊溺之患聖人之仁心于此可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禹導四瀆惟河施功為多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注云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濁渾故水色黄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班固張騫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入于南海其所載惟見其治水之績而已非如其他地里必欲其盡載原委之詳孔安國云鑿山或穿池以通流皆不可得而知惟以經文為信可也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行至華山之北又東行至底柱其底柱在西虢之界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此其所載以治之為尤難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三千餘里其說所經歷之處甚衆經皆不載此

篇本為治水而作惟施功則記非施功則不記禹自積石得河之故道至龍門而加功故以龍門繼積石之後猶三危距南海甚遠經但云導黑水至于三危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乎以此觀之自積石而西河之源無所考據或以為出葱嶺出于闐出崑崙其說不一經言導河積石論河者當斷自積石而始可也河源不始于此惟記其施功處所以經文不言自與導淮導渭之文不同禹治水之時惟河不得其原所

在然又自底柱東至于孟津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渡自華陰至于底柱河夾兩山之間其流湍悍至孟津其勢稍緩可以横舟而渡武王伐紂會于孟津後世謂之武津此即其處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河流至孟津東行及河南鞏縣東而過洛水之北洛入河在此處自洛汭東流至于大伾漢孔氏曰山再成曰伾爾雅曰三成曰伾李巡注云成重也唐孔氏云蓋所見異今以孔氏之説為正

大丕在黎陽或曰成皋不知孰是臣瓚之說謂在黎
陽縣為正北過降水至大陸河行自華陰至大丕始
折而北流大丕之西則南河也其折而北流始謂之
東河降水入河在信都縣大陸在鉅鹿縣北降水入
河是河過于降水也此與東過洛汭同蓋洛水降水
皆小于河以小入大則謂之過不謂之會又北播為
九河播布也又布為九河以殺其溢也河自西戎入
塞經秦隴陜河夾山而行其勢雖湍悍而兩山相距

其力足以捍河流之衝使不至于奔突治之者惟于河之兩傍為之疏鑿使廣袤而已至于自大伾折而北流其地已平又合受渭洛澗瀍衆水豈一河所能任也哉禹于此施功其規模甚遠分而為九則水勢自有所殺兖州曰九河既道則是河之北行已有此道禹因其舊迹而疏導之也所謂行其所無事同為逆河入于海既為九以分之又為逆河以合之一分一合而後河得其安流逆迎也以一迎八而入于海

即渤海也禹治水惟河為甚考之于經如導河積石以至同為逆河凡八加功而知其為患之甚于他水也河行始于雍州至冀州積石龍門華陰皆在雍州底柱孟津洛汭大伾降水大陸皆在冀州九河在兖州使河源若在中國余知禹之治與導渭導洛者同後世河患為大者以禹既不得其源而禹之故迹又有湮塞其決壊何疑三代數千年間無此水患至漢而為患始極據漢之河決常在平原左右者以其地

妨九河之故道以是知禹所疏之九河苟其八支不為齊桓所窒則當漢之世自無此患矣智者明見禹之故迹不肯𡩋數州為河路以行水但坐視其弊而已可惜哉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禹貢導川立文不同嶓冢導漾岷山導江不言自者此乃史之變文非如導河不言自之有異義也嶓冢

在梁州山南漢水所出又曰漾者安國云泉始出水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爲東行爲漢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有沔水豈以沔水乃漢水上流其流不遠更名爲漢故不復別沔漢之名又東爲滄浪之水此即漢水東流也漢水梁州界滄浪荆州界即漁父所歌也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亦如沇水有三名謂之爲者水流至此隨地得名非是它水自外來入也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

名入漢大别漢上山也師古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縣葢漢既東流為滄浪矣于是過三澨水所入漢處觸大别山以與江合漾雖為沔為漢為滄浪而漢之名獨傳遠屈完對齊侯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是也南入于江孔安國謂觸山迴南入江是也漢之本性欲東特為大别所觸而南葢江在南漢將與江合必折而南既南復東以滙為彭蠡之澤彭蠡在揚州水至此鍾為彭蠡之澤滙迴也東迴而入于彭蠡然

則彭蠡能止其性乎曰不能也漢之水性欲東非至于海不止也讀坎卦見聖人論水之性矣曰維心亨以其心常行也所以常行以剛陽居中故爾觀此可以見水之性矣東為北江入于海北江之義如何曰岷山之江亦滙為彭蠡與漢水合而入海故其東也則謂之中江而東坡斷以自豫章而下彭蠡而東海至為南江三水合于彭蠡亦猶河流分為九盞禹治水至于下流之地使水有所宛轉然後

安流順導故河分為九然後同為逆河漢江滙為彭蠡然後分為三江或先分之後合之或先合之後分之其用意則一此說從彭蠡復分為三與東坡之說又異

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言江水經歴岷山亦在梁州江水所出水自江出為沱沱乃江之别流江東南流沱東流江在沱之南

也此亦水之本性也又東至于澧此江水其别者為沱而正水乃至于澧水也楚詞曰濯予佩兮澧浦是也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即荆州九江孔殷是也澧水東陵皆在荆州所以得名為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江之故道非别有九江之水也夫江自岷出歴蜀漢巴峽數州然後至于澧今經云東别為沱遂東以至于澧葢

此特記其加功處爾東迤北會為滙迤者迤邐也滙

即彭蠡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于合處則其勢迤

邐而東屬自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則稍折而

南江自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則稍折而北葢

江在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

不言會彭蠡者上有東滙澤為彭蠡之文也東為北

江入于海江漢二水皆合彭蠡故東為北江入于海

自北而東則南江為豫章之江可知矣此即揚州三

江既入是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與漾同發源曰漾既流則為漢而漾之名息矣發源者沇既流則為濟而沇之名息矣至江水東別為沱乃其枝流爾江水之名自若也此流與別之異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

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頡達推其意謂此皆自
驗爲説濟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
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坡云以味別之東出于
陶丘北此濟水自滎澤東出于陶丘之北也山再成
爲陶丘再成其形再重也其地在濟陰定陶西南謂
之東出者是濟水自滎澤伏流地中至陶丘北復出
也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又東北
會于汶濟與汶合也汶水出太行萊蕪縣至西南入

濟今言濟水自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汶水自西南來濟水自東北往以汶則言會于濟故前曰浮于汶達于濟以濟言則會于汶故此言東北會于汶兩水相合故曰會也又北東入于海濟與汶通以入于海此濟水自然之性不可遏也如此水發源自兖州流于豫州至青州與汶合而入海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按地理志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經云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顥達云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竊意堯時雖胎簪亦謂之桐柏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沂水出太山葢縣南至下邳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淮之發源距海爲近故所歷未久與他水不同此水發源于豫州流揚州至徐州與沂泗同入海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地理志隴西首陽山西南有鳥鼠同穴渭水所出安國云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張氏地理志云不為牝牡導渭自鳥鼠同穴山東則灃水會焉上文灃水攸同是也又東則涇水會焉即上文涇屬渭汭是也又東過漆沮即上文漆沮既從是也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涇水出安定涇陽縣東

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漆沮水按孔頴達云雍州漆沮既從則以爲即扶風漆沮以合于詩所謂自土漆沮之文于下文漆沮則以爲即洛水與自土沮漆者異今按顔師古注漢書于雍州漆沮既從之文則曰即馮翊之洛水孔安國于下文東過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之文亦曰洛即漆沮在馮翊則是非有兩漆沮也此洛水與豫州伊洛瀍澗之洛不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經云導洛自熊耳地理乃謂伊水出熊耳洛水出冢領何也豈當堯時冢領亦謂之熊耳乎石林云淮出胎簪至桐柏而始大渭出南谷至鳥鼠而大洛出冢領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為人害者治之而非其原曽氏曰嶓冢者漾之原岷山者江之原有是山而後見是水故先言山河出崑崙虛而後至于積

石淮出胎簪而後至桐柏渭出南谷而後至鳥鼠洛出冢領而後至熊耳積石桐柏熊耳先有是水而後至是山故先言水此隨所見而為之説姑存之東北會于澗瀍二水隨洛水以入于河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又東會于伊伊水入洛在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在鞏縣之東四水合然後東北流入河上文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言此四水以入河為性也此水皆在豫州天下之水亦多而特舉九者以當時水失故

道此九水為甚故也至于先後之序山自岍岐始水自弱水始以治水終于雍州又雍州在西北地勢自上而下因敘山與水皆始雍州也隨山濬川之義備見此二章鄭謙仲云禹貢之篇知山之盤踞與水之出入或不齊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已然後别出山川總序于後班固以來作史者無法遂將山水與故迹並隷州縣下且小山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即于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距大水所

經何啻一州一邑班固遂以州縣下列言之可謂無法鄭之說善矣導山言至于者十導水言至于者十一曰至云者即其施功而言之也導水言入海者七言入河者三謂近于河者自河而入海也導水之名入也會也至也與九州同而又有詳焉者曰沇曰別曰溢曰迤曰過曰滙蓋順流為沇分流為別以小入大曰入二水勢均而兩相會曰會以大水受小水曰過止而畜之曰滙畜而不能盡受曰溢旁而斜出者

為迤則人為之功也此其大略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必辨之于始然後可同于終自冀州既載而下既辨之矣自九州攸同而下又所以同之葢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各得其所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如車同

軌書同文各要其所歸不見其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四隩者深遠也深遠之處皆可居則其他可知九山刋旅則九州之山皆刋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滌源九州之川皆滌其泉源無壅塞矣九澤既陂則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矣顈達云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要而言之所言不盡故于此復總言之四海會同謂東戎西夷南蠻北狄是也向也洪水為害道路不通欲會同京師不可得至禹

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達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江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皆以達河為至至是則四海之内外皆有通帝都之道朝覲貢賦無有遏絶矣六府孔修則金木水火土穀向者洪水未平則五者皆失其性葢五行一曰水鯀湮洪水則五行汨陳禹行無事則五行皆得其敘孔修則甚修也庶土交正則又重述任土作貢之事葢山澤已平人無

昏墊之患四海同則有通貢賦之道六府修而有充
貢賦之物則可以制貢也九州衆土壤墳壚埴之異
性青黄赤白之異色交相參考而王之所以致謹其
財賦謹者責其所有不責其所無也一不謹則貽萬
世之害然後立上中下三等以别九州之壤而定其
田賦之高下焉則又凖三壤以分輕重而立賦法焉
四夷財賦不及止聽其貢篚故言成賦止于中邦也
師古云庶土各以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謹財

賦以供貢賦皆隨其土地田上中下之三品成其賦于京師也中邦即京師也林少頴推廣顔氏之説謂九州之辨所叙九等之賦止言其多寡相交之差未言其所以充賦之物謂九州之内所制之賦使之各以其土地所出之正物轉相交易懋遷有無以充所入之賦若後世之支移折變也雖交易其所出之物以充賦然數之多寡實以田之三壤爲準三壤即上中下之類葢賦本于田故其支移折變則其田賦多

寡之數致之京師也如下之五服其輸粟藳惟甸服之外不能盡使如甸服所輸惟以田賦所入之數定其多寡而輸于京師則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如此則其力簡其費省如荆揚之地金錫竹箭之類皆得以懋遷有無而充賦此亦一說也或說云下言成賦而上文言財賦則下之賦者田賦也故曰三壤財賦者不待田賦凡出于土皆可以供上之服食器用者皆貢之田賦則及于中國財賦則四夷之外皆得以

貢之如西戎織皮淮夷蠙珠之類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至此可以建萬國親諸侯矣錫之土以為社錫之姓以為宗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契封于商賜姓子稷封于邰賜姓姬是也然使之一德以尊天子必有為之倡者焉祗台德先所以率先之而無有違所行者洪水未平之先亦已建諸侯至是禹之治水其下有成功者受封自禹成功而言之祗台德先者禹能以身率之益稷言予

劓若時至弼成五服禹之敬德也各迪有功則不距

朕行也舜美禹亦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

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

里蠻二百里流

此以下更言京師諸夏戎狄之别故為五服遠近之

制五服乃堯舊制洪水既平禹于是乎使之賦役有常職掌分定甸服于京師最近稅賦尤多每于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近故二百里内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益遠故每服分二節詳内畧外之意也王甸方千里皆曰甸服為天子治田謂治田出穀稅下文納銍納秸是也百里賦納總是甸服内之百里近王畿者納總謂藁與穗並納二百里則稍遠矣故納銍銍刈禾鐵謂刈禾穗而納之不輸藁也

三百里則又遠故納秸秸者藁也納秸則易于納穗

益遠則彌輕矣雖然四百里五百里尤遠胡為又出

粟米耶唐孔氏謂藁別納納粟之外斟酌納藁非是

徒納藁也據經文但曰納秸安知其與粟兼納考之

經文總銍粟米下皆無服字此有服字當知納秸雖

優所以相補除者在此師古曰秸藁也服者言有役

則服之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以正在五百里

之中優于畿内移用故其利薄于粟米又使之服輸

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入矣四百里五百里愈遠故納粟米禹以什一之法取民今其不同如此漢孔氏以精者少粗者多唐孔氏謂直納粟米爲少禾藁俱送爲多其于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聖人體盡人情優民之力如此孔頴達云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但言五百里

甸服者鄭氏曰侯綏等所出賦税各入本國則有納緫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薛氏曰畿内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于此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畧之義或然也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逺近之制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讀者可以意曉五百里侯服此王畿之外又五百里盡以封諸侯衛王畿也孔安國以謂斥侯穎達謂伺侯盜賊五等爵止曰侯者三恪之後方稱

上公所以等前代若當代之封則皆諸侯周制太保為東伯率東方諸侯畢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此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陜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侯服之内王畿之百里則為卿大夫所食采地若周官六卿之外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為大夫采地小都為卿采地大都為公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又采之外百里為男邦男小國也又其外三百里為諸侯自此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小國也必先

采地次男邦乃及諸侯先小後大王氏曰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又況諸侯敵王所愾則大者居外宜也賦稅則遠輕近重建諸侯則遠大近小聖人疆理各有法也五百里綏服乃侯服之外五百里也綏安也內以治中國外以安四夷如下文揆文教奮武衛皆所以為安也此亦諸侯以其稍遠故變名為綏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賓服即綏服也先王之

制此服有二名謂之侯服者以其諸侯為王室之衛則外皆安矣聖人疆理天下尤謹華夷之辨自王畿之外既建侯小大相維矣外則要荒之服故于此設綏服焉以為内外之辨也故三百里近于甸服者則揆度文教而行之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自度可否而行之二百里則奮武衛以其接于要荒慮其蠻夷為中國患先王賴以守衛中國者葢亦在此二百里夷狄之于中國本不敢有欺侮窺伺惟中國失所以

為備則啓侮矣李唐頡利引直至渭水皆有以致之也五百里要服自綏服之外五百里特存其典要約羈縻而已何休曰以不治治之要服三百里曰夷夷有簡易之意亦是要約之也二百里蔡蔡放罪人于此左傳殺管叔而蔡蔡叔五百里荒服自要服之外五百里以其荒忽無常王者但以若有若無來不拒去不追待之而已荒服之外三百里曰蠻蠻者以其慢而無禮也夫既曰蠻曰夷聖人列之五服者葢聖

人乃天地之人民蠻夷鳥獸草木之主禹平水土使之丕敘即敘衣皮卉服各遂其性安得不使之在五服乎此又見一視同仁也荒服之外二百里則流罪人于此地先王之于罪人以其不以中國蓄之殺之又不忍故流放之于蠻夷之地輕者蔡而重者流若流共工于幽州是也劉敞曰輕罪蔡之要服重罪流之荒服此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五宅三居之二矣然而一在畿内綏服九州之内也夷性近于人蠻性

遠于人故近稱夷遠稱蠻然要服之三百里夷外二百里亦夷也三百里蠻外二百里亦蠻也而謂之蔡謂之流者葢流放罪人取其至遠者言之若其蠻夷之地則蒙上文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言禹之功成風聲文教迄于四海也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

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今此東言海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恒山衡山而已也四海之内南北長東西短故也漸入也被覆也暨及之也禹錫玄圭告其成功于天玄天之色也禹功與天同不曰堯錫禹而曰禹錫讀書者不必以一字疑聖人之經東坡云以為水

德之應禹之功其大如此而未聞有矜伐之心此其所以為大聖人歟

尚書詳解卷六